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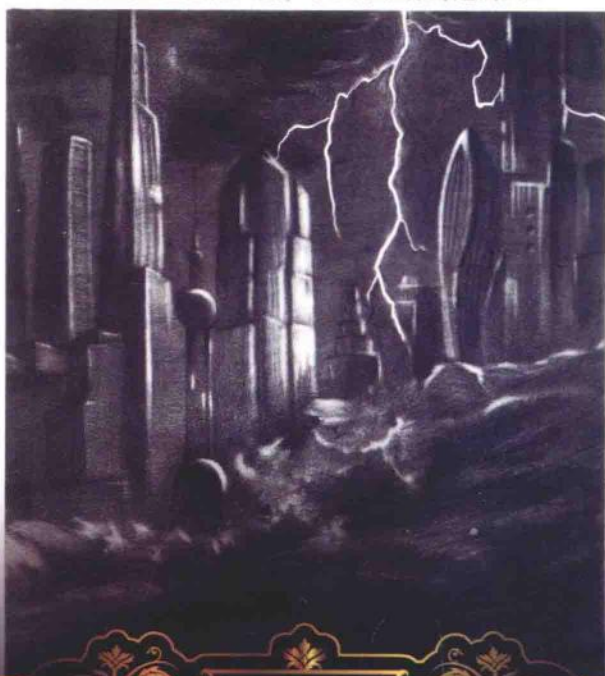


极世界·升起天空

EXTREME WORLD · RISING SKY

尤春宇 著

神历1995年，世界灾难之年。
受难的是全世界人类，不只你和你身边的人。



EXTREME WORLD
RISING SKY

14岁的幻想 | 18岁的梦想 | 全书插画，封面、封底用图，
均由跨入绘画圣殿不到半年的作者亲自创作。

从生长，到离开生长之地的未来启示录，你决不能错过的科幻经典之作。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极世界·升起的天空

EXTREME WORLD · RISING SKY

尤春宇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世界：升起的天空/尤春宇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8

ISBN 978 - 7 - 5402 - 3285 - 6

I. ①极…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G25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428 号

极世界：升起的天空

JISHIJIE: SHENGQI DE TIANKONG

作 者	尤春宇 著
责任编辑	安 静
装帧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2 - 3285 - 6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序章 自然的孩子	001
第一章 物尽天择	004
第二章 脑海鱼类	008
第三章 萤火截音	017
第四章 战殇未觴	024
第五章 伊阿克西	032
第六章 亲情密码	036
第七章 元素之变	041
第八章 血脉息呼	048
第九章 亿万の灵	053
第十章 火红血红	061
第十一章 无胆无识	066
第十二章 语者不语	072
第十三章 雷雨变奏	080
第十四章 诸葛司马	090
第十五章 善意恶欲	101

第十六章 为什么淼·····	108
第十七章 风雨前夕·····	115
第十八章 定计天下·····	141
第十九章 天空升起·····	150
第二十章 渔翁黄雀·····	164
第二十一章 梦的诞生·····	184
第二十二章 起源祈愿·····	190
第二十三章 逝者如斯·····	198
第二十四章 鸿门盛宴·····	217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局·····	227
第二十六章 将军宝库·····	236
第二十七章 剩者为亡·····	242
第二十八章 水中三子·····	251
第二十九章 天星地球·····	256
第三十章 目的终焉·····	262
尾声 一起回家·····	272
番外 甲乙兴替·····	274
后记 君以何·····	291

序章

自然的孩子

夜色像是掩埋一切的海浪，将天与地沉入睡梦。视线所及，入眼的只是隐约的轮廓，仿佛世界被盖上了厚重的暗灰色幕布。

不知多久，不明多远，金红的光线如同流水泄成的一条没有尽头的长线，将天地渐渐分割开来。暗灰色的幕布仿佛被这条耀眼的长线撕裂开，璀璨的光流一涌而出，浸向天空，流向大地。

光流所过，天空被冲刷成蔚蓝，大地被映染成碧绿。高山的轮廓在此刻挺拔，流云的飘动在此瞬真实，瀑布的湍流在此时雄浑。

“呼呼”，吹奏。

“嘀嗒”，敲击。

微风舞和流水演奏清脆与悠扬。

春风，吹开缠绵的睡意，让一切醒来。它饱含绿意点缀着大地。

绿，像是荡漾的涟漪，在原野上，在山林间，在空气中……一分一分地波动开来。轻巧无声，不知不觉。眨眼间，绿已经成为了全部的世界。

春风与飞燕为伴，在苍翠的原野上划出优美的弧线；春风和落雨相依，在空气中染上清新的颜色；春风给幼兽伴奏，在山林间呼出稚嫩的旋律。

初升的太阳被雨珠剥离开五彩，光线星星点点地洒落，如同碎银，散漫大地……

一个身披兽皮的孩子带着天真的笑容从万物中脱颖而出，细小嫩白的右手上拿着一柄石器，长棒尖头。他轻轻地坐在柔软的草垫上，摆起大字。明亮的光斑打在他的脸上，笑意荡漾……

夏月，映开沉沉的炎热，让出一些朦胧。它满含的月华倾泻而下，金辉如水，流过高山，淌过低川。

残月的味道笼罩整片夜色，如纱，如缕，轻丝飘漫。

这比满月的无缺更加耐其寻味。不眠之人在此醒来，长眠之人在此沉梦。梦醒之人已不再是孩童，强有力的胳膊可以轻易地扭断兽骨，开阔的胸膛可以承载整个世界！

恢弘的古楼在苍茫旷野上拔地而起，庄严的编钟在长河水声中震悦波涛，凄迷的古筝折曲破弦，荡下萧萧落叶……

青年俯视万物，君临天下，自命为王。

这，是他的国度！

金辉月华只不过是他在登临穹天楼阁的踏脚地毯……

如此夜月下，谁能为谁而悲哀，谁又敢为谁而欣喜？

秋花，散出魅幻的芬芳，让一切迷醉。它蕴藏无声的音调在沉甸甸的落叶中觉醒，如同强音前的寂静。

花色映秋，绽放的美丽似乎是在嘲笑消逝，也在警示……

断折的枯枝带着陈旧的味道坠落，沉寂的落叶随着土壤的掩埋一点点腐烂，已死的朽木合着迂腐破碎……

“垮——”壮年的王从远处走来，从落叶中走来，从枯枝间走来。他不屑于眼前的这一切，淡然地走过。漠视时光，不肖衰老。身后的钢铁巨兽碾碎落叶，扯断枯枝，推平朽木。犹如王者的护卫，嚣张跋扈。

王在秋花前止步，蔑视地瞥过它一眼，丝毫不为这触目惊心的美丽所动。高贵地半蹲下，轻轻地将它摘起，拿到嘴边。

气吹出口，一片片花瓣纷纷脱离，坠落。

“哈哈……”王将散尽美丽的花杆随意抛落，带着狂傲的笑声绝尘而去。无数的钢铁巨兽在他身后咆哮，像是皇家的禁军。

冬雪，掩盖败落的丑恶，带着纯粹的颜色净化一切。它领略着背负的觉悟，飘飞在世间，仿佛要把所有的视线都用洁白盖住。

将大地挤满的铁架钢楼被雪花一片片覆盖，缓缓地下沉。

苍白的大地上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这么一点痕迹，以及这么一个身影。

他踉跄抬步，蹒跚而行，渐渐地跪倒，一跪不起。身体已经被冰雪完全

冻结，包括那高傲的双手，那浮华的衣饰，那苍老的面孔……

如此安逸干净的世界，被宁静所占据。万物在美丽的梦想中沉睡，等待着……新生……

自然的孩子，被自然所孕育，却欲想驾驭自然……最终，却被自己的母亲……亲手埋葬……死亡抑或是重生……

第一章

物尽天择

——无论多少次，都无法停止选择；无论多少次，都注定被选中；无论多少次，都对那个时刻……充斥敬畏。

神历 1995。

人类——万物的灵长，一个物种的追求成为了一个世界的灾难。发展军事，引来了战争；优化生活，恶劣了环境。强国，遗弃更弱小的国；弱国，放弃身为国的存在。饥荒，饥荒到了领导者的餐桌上；穷困，穷困进了蚍蜉的肢节里。大国，依附着战争；战争，依附着小国；小国，依附着贱民；贱民，依附着血和汗。

忠陆、裔华、克里联邦——靠着战争发横财的三大国家。而其他小国则簇拥在它们周围，就像是借大树遮风避雨的朽木。以此世界三分制衡。天下表面平和稳定，实则暗流涌动冷战不断，随时都会有硝烟“砰”的一声炸碎灵长们的耳朵。

然而，现今的地球仿佛是个衰弱而暴怒的老者，已经承受不住人类的折腾开始抽搐咳嗽——裔华，沉睡多年的火山莫名地爆发；克里联邦，平原上闪电驰骋雷鸣轰天；忠陆，延海各地海啸肆虐……

极端的气候咆哮出自然的怒吼。喷薄的烈火、呼啸的海浪、轰鸣的雷电，是自然送给人类名为“未来”的礼物……

忠陆沿海，校区。

实验室的落地窗，倒映着少年额发阴霾的脸。远处猛兽咆哮的声音叫做海啸，少年似笑非笑地听着。

徐鲚，十四岁，战争孤儿。他是生命不像有生命，就像头顶这片灰败的天空，是天空但并不蔚蓝。

现实如他所想：无人……在乎他。

十四岁前的记忆如同空白的宣纸，没有什么能留下，也没有什么值得留下。父母永远是模糊的称谓，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自己永远是负担，被一个家庭遗弃又被另一个家庭收养，政府拨下的救助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寄宿家庭眼巴巴地望着资金将他领养回家，又埋怨着麻烦将他送出去。整个过程就像一件货物从商品变成垃圾，然后被遗弃。

小小的他，最先学懂忧伤孤僻，不愿意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不愿意多做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或者说和自己有关的事，也能逃就逃。因为这个世界多他不多，少他不少。

存在就像云烟，可有可无……

只有一种感觉最真实——痛，但是痛得太久也就麻木了，淡漠了。

此刻的他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也是疏散前被人恶作剧的结果。看着窗外由远而近的海啸将一座座摩天大楼击碎啃食，他却依然能挂着空旷的笑。因为知道哭无用，所以剩下笑。

“这个世界本来就无可留恋。一无所有的白纸和连白纸也没有的一无所有……没多大差别吧。”心脏跳动的节奏，竟然具象成了声音。已死的心还会发出的声音？他这么疑惑着。

“咔”的一声尖响摧垮了徐鲚的寂静，一个结实的身影破门而入。

徐鲚诧异地回头，那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一条条皱纹爬满了脸颊，就像大地上的沟壑，花白的头发稀稀疏疏地遮盖住了老人斑零星的头顶。即使如此，老人仍然神气十足，精悍不逊青年。徐鲚当然认得他，他就是学校的门卫大爷。

老人一把拉住了愣在那里的徐鲚，说：“快走啊！”但被拉住的人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不用了。对我而言……”徐鲚从惊讶中恢复后视线习惯性地垂落，眼中没有一丝的求生欲望，“没有什么区别的。”

“什么叫没区别！”老人扯开了嗓子，丢开破门用的板斧，把徐鲚扛在肩上往外冲，声音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一个初一的娃娃，最多14岁，大好人生还在后面，居然就想轻生？老头子我天生倔强，这事管定喽。”

“管定了？一个路人，算是在可怜我吗？”具象的心跳像冰水一般地流，却迷失了原本的音色。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老人肩上的徐鲚表情冷漠，随口问。

走廊、楼梯、转角、教学楼大门……老人健步如飞却呼吸平稳：“校长让回来拿些东西，说是给我200，这不就在下面看见你……”

“嘻——可悲的人，在别人眼里你就只值……200。”徐鲚在老人肩上侧过脸，唇角含笑打断了他的话。言辞吐出，是锋利的钢刀，但抚过喉咙的钢刀却轻得只能见红。说伤人的话是因为他只会这么说话，伤不了人是因为他实在没力气说话。

“啊呀呀——我老头子想不了那么多。我就只知道你一条人命比什么都重要。”粗犷出口，如同一双厚茧的手扭断了钢刀。

仿佛麻木已久的内心被断折的钢刀碎片刺痛了，徐鲚全身不住地颤抖。心脏输送出难以言喻颜色的血液，名叫酸楚——双眼不受控制地大雾弥漫了。

“所以，你自己的命就不重要？还不如那两百？”

徐鲚好像看到了遗失已久的东西——关怀，可是灾难并没有给他看清楚的时间。

“隆——”百米高的海啸带着轰鸣声如猛兽般扑来。沉甸甸的漆黑拍碎了教学楼，也吞噬了他和他找到的关怀。

黑暗中的破晓，却不是深夜向黎明的过度——徐鲚醒来，身下是救生员的小艇。时间不知轮回了多少，小艇飘荡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这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水天一线平静得让人悲伤，悲伤那忘了自己曾经暴怒过的大海。

救生员扶起他，表情激动，语速迅捷：“你简直是一个奇迹，从你遇难到我们救起你，你已在在水上漂了整整一天，你……”徐鲚眼睑低垂，根本无心听这些。突然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切地抬头问：“有没捞起一个老人？”话语间满是期许与祈求。

“抱歉。抱着你的那个老人。已经淹死了。”救生员的愧疚淡出视线，

他又再度失落地垂下脑袋，和老人几分钟的相处被记忆翻倒出来。即便只是很短的瞬间，但那些被朴质、慈祥、高大安置的灵位，却永远地葬进了他的心里，就像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爷爷……

老人也的确是一个路人……是第一个在他空白的生命上留下颜色的人……

想到这里，连生死都不放在眼里的他决堤一样地哭了，哭得那样撕心裂肺。

“哗——”大海澎湃出低沉地呜咽，海浪溅起，如同泪珠，像是在陪他一起哭。

他总算得以知道的：世间还有人在乎他。那个人告诉他，要让别人在乎，就要给他们看你的价值，哪怕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数额。

其实他还不知道的：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幸存本身就是使命。活着的人要替死去的人更好地活着。

因为自然选择注定了每个活下来的生物，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云烟，而是平衡天平的砝码。

第二章

脑海鱼类

手里的信息档案，监护人那一栏，“国家”两个字扎痛视觉，徐鲚站在陈旧的教学楼前，抬头放眼望去，简单的设置就像是即将拆迁的楼房。他久久地站着，没有向前，只是凝视。

被安排过来的时候，刚好赶上期中联考。从小到大他就不喜欢考场，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考试，自从自己第一次仿佛逃跑一样地从考场中狂奔而出……

因为那里的气氛让他觉得沉闷，总有人会在这一间考场中郁郁昏昏，即便那个人不一定是自己。他不想看到和自己一样颓靡的人，那是一种审判和嘲讽——对于所谓先天命运，和后天遭遇。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被人评价，满面的笑容是虚伪，扭曲的愤怒是痛苦，无奈的失望是忧伤……

可是那个埋葬在记忆中的墓碑却一直铭刻着“价值”，于是他出乎自己意料地踏进了考场。不可思议的，他居然获得了足以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省级桂冠，使这个不出名的地州学校成为了一定程度上的焦点。

那个黯淡的黄昏，徐鲚进入了考场，硬生生地把自己的目光贴在桌面上不看向四周，因为只要看向四周自己就会有逃跑的冲动，他不想看见某些和始终郁郁昏昏的自己一样的人！

发试卷，交试卷，徐鲚和自己忍不住飘移的目光战斗着熬过去三天，而考试全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条件反射地完成，以至于徐鲚三天下来都不记得考了些什么。毕竟心不在焉的人虽然吃饭不香睡觉不熟，但却足以完成吃饭睡觉一系列动作。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考试的人，他姑且只能把自己的反应定义为“条件反射”。对试卷没有什么印象，对考题没有什么印象，就像他对每场考试都在变的发卷老师毫无印象一样。这些日常的平常的甚至是庸常的，丢

进脑海里最多一秒钟就沉底，哪里会有那么大精神把海中的沙子捡起来，再想明白自己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丢进去的。

只是考试这么一件，对于徐鲚来说形如吃饭睡觉，连动用主观思维都不需要的事情，他却长这么大一次都没尝试过。离谱得就像婴儿从没吃过饭、睡过觉却已经有了十四岁少年的身形。

记得第一次进入考场，六岁的徐鲚还没有发到卷子就已经满眼泪光，他的视线聚焦在周围的几个人身上——左后方的家伙目光呆滞地看着不知什么地方，正前方的家伙彻底趴下呼呼大睡……

不就像平常的自己？目光呆滞着和天花板一起愣神，困了就直接闭上眼睛。似乎把自己揉进枕头里，在脑海上又一次远航，可以逃开什么、得到什么……

渴求？

他大叫出口：“你们都嘲笑我！学着我发呆，学着我……”已经呜咽出声了，泪水滂沱的他拼命地冲出考场，离开学校。

其实对于徐鲚而言，他不知道平常自己该干什么。年幼的徐鲚没有父母逗着玩玩具，没有伙伴叫着去外面捏泥巴。或者，对于他这样一个连朋友和父母都没有概念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根本就远在天边。他全部的时间除了发呆愣神、郁郁昏昏，只有翻点这看看，抓点那看看。看着看着也就识字了，那几乎是和开始讲话在同一时期。对于现实的麻木，反而让他沉迷书中，从小说到杂谈、从军介到民俗，甚至包括各级教材和专业知识书籍。每个寄宿家庭的书他都几乎翻遍，而至今为止大概换了多少个寄宿家庭，恐怕连自己都记不清，就像没有人会去记忆自己这辈子刷了几次牙一样。

当然，寄宿家庭不会对他这种行为抱有好感，这是从对他本人不抱有好感开始就打下了坚实基础的。所以徐鲚就有了逃避“家庭”的场所——图书馆。

为什么选图书馆？不是因为那里有永远缺席的图书管理员，或者免费提供的热水，只是因为战争时年的图书馆是最空旷的地方，没有他恐惧的人声。

偌大一个空间只有他一个人在城墙一样高的书架下面休息，时而打个盹，时而看本书，阳光被不同形状的窗户切割、平展在眼前——这对于徐鲚

来说是最惬意的事情了。

别人看书是因为能和生活产生共鸣，而他看书则是为了学习该怎么生活。

.....

期中联考过后，徐鲚一举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备受赞誉的滋味让他毫不避讳自己的“条件反射”——一发言几乎占掉老师全部的戏份，并且总是跑题千里，距离足够跨越几个大洋再回到原地。每天都有几堂课可以看见，老师兴高采烈地进门、满脸无奈地摇着头出门，不知道是嫉妒学生的强悍，还是悔恨自己的无能。

尽管如此，人师通病，尖子虽然扎手但更乐意尖子在手，因为光是拿在手上就有“高徒出严师”的快意。所以谴责微漠得可以忽略不计，剩下的就只有打个喷嚏都能惊天动地的关照。

几个月后，从市中心调来的一个姓吴的男老师任徐鲚的班主任。

尽管被从名校调到乡下有贬谪的意味，但吴老师仍然对自己的调动原因也就是徐鲚爱不释手，与作为孤儿的他同吃同住。

有时候他们一起在房间里讨论某些正常人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沉默寡言的徐鲚难得滔滔不绝，拥有硕士学历的吴老师通常招架不住，用“等我下去查查资料”来逃离话题。

慢慢地，两人已经亲密无间得日常了。谈笑、下棋、打球，以及唠叨填满了每天的生活。另外，徐鲚也交到了第一个朋友——孙蔑。

“徐鲚和孙蔑就像上下的臼齿，少一边就会吃不了东西饿死。”吴老师很乐意在办公室里这么调侃。

一夜星空。徐鲚站在吴老师的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寂静，朵朵云霞拼成完整的形体，那仿佛是给他第二次生命之人的面容。敬仰着凝视着，他对这熟识的脸孔说谢谢。

其实很多事情，只是没有勇气去迈出第一步，并非没有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某个方面的天才。

今后的日子里徐鲚很少发呆，也很少在自己不需要睡觉的时候强制自己

入眠。但是，他始终也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那些拥有父母与朋友的人，还总是在种种场合呆滞和沉眠，就像当初一无所有的自己……

午后的艳阳把空气加热得活力四射，徐鲚和孙蔑一起去山上远足。登山远足对于海边人徐鲚可是新鲜事，所以他为这一天准备了满满一周的期待。

半山腰上，林木葱茏，溪水分流，偶尔飘飞的树叶闪耀着鲜亮的绿色落入水面，晕开一圈圈的波纹。谈天说地，环顾山色，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总没有一秒钟倦怠地流动着，维持恰到好处的默契。突然，一群全身脏兮兮、头发凌乱的成年人从四面的树丛中咂着嘴围过来，圈住了两人之间的默契。

这是学校里的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虽然已经成年，个别甚至二十出头，但却只比徐鲚高两年级。也是说，他们被初中这个阶段刑事拘留了。

对于眼前这几个人，徐鲚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作为学校里资历最老的留级生，曾经为难过刚来的自己，可惜被一群过路的老师撞到。在这个战争年代，教师职业跟暴力机关只差着军事武装而已，所以后果可想而知。

凭借上次被保护的经历，徐鲚照葫芦画瓢一步上前，扬着理直气壮的脸说：“你们几个，上次还没得到教训吗？”旁边的孙蔑一听，顿时浑身哆嗦。上次？今时不同往日啊，我的优等生，难道能指望这种荒山野岭会跳出几个板着脸的老师？还过来对着一群顽固子弟谆谆教诲或拳脚相向？

徐鲚的博览群书是与世隔绝的，所以对于人与人的交流，他还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思维层次，只会套用已出现过的固定模式。

一如孙蔑能想到的，对面的人成了被点爆的炸弹。几个人二话不说，提起“家伙”就砸过来。孙蔑挡在前面强笑：“大哥哥，有话好商量……”结果话没说完就被推倒在地。体质瘦弱的徐鲚在后面挨了两棍，全身颤颤巍巍地向后退着，连站都站不稳。

一无所知的徐鲚大概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在他心中一群人提着棍棒围着几个人喘息如牛的情景只会在文字里出现。

脑袋嗡嗡响的时候，孙蔑已经站起来了，毫不犹豫地将高举棍子的成年人推倒在一边，用一口不切合年龄的语调叫嚷着：“他妈平常一副不知死活的嘴脸，我已经看你很不爽很久了。你还真以为你他妈把你早生出来几年就嚣张了？”话音未落，全场寂然，所有的人都木头了。因为以往低头做人、

闷声闷气的孙蔑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稍后，徐鲚听见自己更加粗重的呼吸和高大的成年人站起来的声音。再稍后，他听见“咳——呔”地向着地面吐痰的声音，力气十足得像是把什么东西砸碎在地上。到最后，就是一群成年人张狂的笑如同那天的海啸一样轰击着自己的耳膜。

徐鲚不明白孙蔑想干什么，惊恐地去确认：“孙蔑？”

孙蔑转身拍拍徐鲚的肩膀，拉他起来，笑道：“你先去山顶吧，我跟这堆人有一笔账算了。等我放倒了他们我来找你。你留在这里会妨碍我的……但是别走得太快哦，兴许我动作快点还能追上你。”

“呀！原来你这么厉害。”徐鲚歪着头，惊讶地笑。周围的人很配合气氛地寂静了一下。

“当然，我父母都是军人。”孙蔑志得意满地宣布。徐鲚崇拜地仰起脑袋，重新发觉他比自己大上一岁，乐呵呵地回应过去笑容，信赖地挥着手离开。

“快点哦，我们要一起去山顶！”

“笨蛋，要撞树上了！看路！”

徐鲚走远，成年人的笑声也渐渐消停。刚才被推倒的人依然挂着先前的嘲笑，尽管已经没有了笑声。他凑到孙蔑耳边，悠悠地念叨：“你可真够仗义啊。自己一个人挨揍，让朋友先逃。”言语间，满是拷问勇气的威胁。

当然，此时孙蔑已经被钢管砸倒在地。成年人横眉竖眼，看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孙蔑，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要让他别走太快呢？这似乎和你的原意矛盾啊。”

孙蔑又恢复了低眉顺眼的样子，艰难地回答：“我说让他快跑，他反而会起疑心，尽管他是个笨蛋……可是你既然知道我装腔作势，那为什么还要放他走？”

另外一个成年人蹲下来，灼热的呼吸贴着孙蔑的脸：“好歹我们也和你在一个学校半年了，你有几斤几两我们不清楚？但是你要做英雄，我们当爹的，怎么会不成全呢？但是……”停顿了一下，成年人咧着一张嘴怪笑：“当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你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父母，啊？是不是？”